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 第四十回 縱玩賞七夕鵲填橋 善俳諧一言雕貫箭

按：這馬師爺別號龍池，錢塘人氏，年紀不過三十餘歲，文名蓋世，經學傳家。高誼摩雲，清標絕俗。觀其貌，則藹藹可親。聽其詞，則津津有味。上自賢士大夫，下至婦人孺子，無不樂與之游。齊韻叟請在家中，朝夕領教，嘗謂人曰：「龍池一言，輒令吾三日思之不能盡。」龍池謂韻叟華而不縛，和而不流，為酒地花天作砥柱，戲贈一「風流廣大教主」之名。每遇大宴會，龍池必想些新式玩法，異樣奇觀，以助韻叟之興。就是七夕煙火，即為龍池所作。僱募粵工，口講指劃，一月而成。

但龍池亦犯著一件懼內的通病，雖居滬濱，不敢胡行。韻叟必欲替他叫局，龍池祇得勉強應酬。初時，不論何人，隨意叫叫。因龍池說起，衛霞仙性情與乃眷有些相似，後來便叫定一個衛霞仙。

當晚，霞仙與龍池並坐首席，相隨賓客、僮人窺出大觀樓前進廊下，看放煙火。前進一帶窗寮盡行關閉，廊下所有燈燭盡行吹滅，四下裏黑魃魃地。一時，粵工點著藥線，樂人吹打《將軍令》頭。那藥線燃進窟窿，箱底脫然委地。先是兩串百子響鞭，「劈劈拍拍」，震的怪響。隨後一陣金星，亂落如雨。忽有大光明從箱內放出，如月洞一般，照得五步之內針芥畢現。

樂人換了一套細樂，纔見牛郎、織女二人，分列左右，緩緩下垂。牛郎手牽耕田的牛，織女斜倚織布機邊，作盈盈凝望之狀。細樂既止，鼓聲隆隆而起，乃有無數轉貫球雌雌的閃爍盤旋。護著一條青龍，翔舞而下。適當牛郎、織女之間。隆隆者驀易羯鼓作爆豆聲，銅鈦嗥然應之。那龍口中吐出數十月炮，如大珠小珠，錯落滿地。渾身鱗甲間冒出黃煙，氤氳濃鬱，良久不散。看的人皆喝聲採。俄而鈦鼓一緊，那龍顛首掀尾，接連翻了百十個筋斗，不知從何處放出花子，滿身環繞，跋扈飛揚，儼然有攪海翻江之勢。喜得看的人喝採不絕。

花子一住，鈦鼓俱寂。那龍也居中不動，自首至尾，徹裏通明。一鱗一爪，歷歷可數。龍頭尺木披下一幅手卷，上書「玉帝有旨，牛女渡河」八個字。兩傍牛郎、織女作躬身迎詔之狀。樂人奏《朝天樂》以就其節拍，板眼一一吻合。

看的人攢攏去細看，僅有一絲引線拴著手足而已。及那龍線斷自墮，伺候管家忙從底下抽出拎起來，竟有一人一手多長，尚有幾點未燼火星條亮條暗。當下牛郎、織女欽奉旨意，作起法來，就於掌心飛起一個流星，緣著引線，衝入箱內，鐘魚鏢鉞之屬，唼剝叮當，八音並作。登時飛落七七四十九隻烏鵲，高高低低，上上下下，布成陣勢，彎作橋形，張開兩翅，兀自栩栩欲活。

看的人愈覺稀奇，爭著近前，並喝采也不及了。樂人吹起噴吶，「啞啞啞啞」，好像送房合盞之曲。牛郎乃捨牛而陞，織女亦離機而上，恰好相遇於鵲橋之次。於是兩個人，四十九隻烏鵲，以及牛郎所牽的牛，織女所織的機，一齊放起花子來。這花子更是不同，朵朵皆作蘭花竹葉，望四面飛濺開去，真個是「火樹銀花合，星橋鐵鎖開」光景。連階下所有管家都看的興發，手舞足蹈，全沒規矩。

足有一刻時辰，陸續放畢，兩個人，四十九隻烏鵲，以及牛郎所牽的牛，織女所織的機，無不徹裏通明，纔看清牛郎、織女面龐姣好，眉目傳情，作相傍相偎依依不捨之狀。

樂人仍用《將軍令》煞尾收場。粵工祇等樂闌時，將引線放寬，紛紛然墜地而滅，依然四下裏黑魃魃地。

大家盡說：「如此煙火，得未曾有！」齊韻叟、馬龍池亦自欣然。管家重開前進窗寮，請去後進入席。後叫的許多出局趁此哄散。衛霞仙、張秀英也即辭別，琪官也即回房。諸位賓客生恐主人勞頓，也即不別而行，入席者寥寥十餘位。

齊韻叟要傳命一班家樂開臺重演，十餘位皆道謝告辭。韻叟因琪官不唱，興會闌珊，遂令蘇冠香，每位再敬三大杯。冠香奉命離座，侍席管家早如數斟上酒，十餘位不待相勸，如數乾訖，各向冠香照杯。大家用飯散席。齊韻叟道：「本來要與諸君作長夜之飲，但今朝人間天上，未便辜負良宵，各請安置，翌日再敘如何？」說罷大笑。

管家掌燈伺候，齊韻叟拱手告罪而去。馬龍池自歸書房。葛仲英、陶雲甫、朱謫人暨幾個親戚，另有臥處，管家各以燈籠分頭相送。惟史天然、華鐵眉臥房即鋪設於大觀樓上，與高亞白、尹癡鴛臥房相近。管家在前引導，四人隨帶相好，聯步登樓。

先至史天然房內，小坐閑談。祇見中間排著一張大床，簾帷帷幕一律新鮮，鏡白衣衾，粉盞唾盂，無不具備。史天然舉眼四顧：華鐵眉、高亞白俱有相好陪伴，惟尹癡鴛祇做清道人林翠芬，因笑道：「癡鴛先生忒寂寞哉。」癡鴛將翠芬肩膀一拍，道：「陸裏會寂寞嘍，倪個小先生也蠻懂個哉！」翠芬笑而脫走。

癡鴛轉向趙二寶，要盤問張秀英出身細底。二寶正待敘述，卻被姚文君纏住癡鴛，要盤問煙火怎樣做法。癡鴛回說：「勿曉得。」文君道：「箱子裏阿是藏個人來浪做？」癡鴛道：「箱子裏有仔人末跌殺哉。」文君道：「價末為啥像活個嘍？」大家不禁一笑。華鐵眉道：「大約是提線傀儡之法。」文君原不得解，想了一想，也不再問。

管家送進八色乾點，大家隨意用些，時則夜過三更，檐下所懸一帶絳紗燈搖搖垂滅。華鐵眉、高亞白、尹癡鴛及其相好，就此興辭歸寢。娘姨阿虎疊被鋪床，服侍史天然、趙二寶收拾安臥而退。

天然一覺醒來，祇聽得樹林中麻雀兒作隊成群，喧噪不已，急忙搖醒二寶，一同披衣起身。喚阿虎進房間時，始知天色尚早，但又不便再睡，且自洗臉漱口喫點心。阿虎排開奩具，即為二寶梳妝。

天然沒事，閑步出房。偶經高亞白臥房門首，向內窺覷。高亞白、姚文君都不在房。天然掀簾進去，見那房中除床榻桌椅之外，空落落的，竟無一幅書畫，又無一件陳設，壁間祇掛著一把劍、一張琴。惟有一頂素綾帳子，倒是密密畫的梅花，知係尹癡鴛手筆。一方青緞帳顏，用鉛粉寫的篆字，知係華鐵眉手筆。天然從頭念下，係高亞白自己做的帳銘。其文道：

仙鄉，醉鄉，溫柔鄉，惟華胥鄉掌之；佛國，香國，陳芳國，惟槐安國翼之。我游其間。三千大千，活潑潑地，糾纏纏天，不知今夕是何年！天然徘徊賞鑒，不忍捨去。忽聞有人高叫：「天然兄，該搭來。」天然回頭望去，乃尹癡鴛隔院相喚，當即退出，抄至對過癡鴛臥房。癡鴛適纔起身，剛要洗臉，迎見天然，暫請寬坐。這房中卻另是一樣，祇覺金迷紙醉，錦簇花團，說不盡綺靡紛華之概。

天然倒不理會，但見靠窗書桌上堆著幾本草訂書籍，問是何書。癡鴛道：「舊年韻叟刻仔一部詩文，叫《一笠園同人全集》，再有幾花零珠碎玉，不成篇幅，如楹聯、匾額、印章、器銘、燈謎、酒令之類，一概豁脫好像可惜，難末教我再選一部，就叫『外集』。故歌選仔一半，勿曾發刻。」

天然取書在手，翻出二段，看是「白戰」的酒令。天然道：「『白戰』兩個字，名目就好。」再看下面有小字注道：「歐陽文忠公小雪會飲聚星堂賦詩，約不得用玉、月、梨、梅、練、絮、白、舞、鵝、鶴等字。後東坡復舉前體，末云：『當時號令君記取，白戰不許持寸鐵。』此令即仿此意。各拈一題，作詩兩句，用字面映襯切貼者罰。」第一條「桃花」為題，詩曰：

一笑去年曾此日，再來前度復何人？

天然長吟點頭道：「倒勿容易哩！」

癡鴛道：「該個兩句無啥好，耐看下去。先要看仔俚詩，再猜俚是啥個題目。題目猜勿出，故末詩好哉。」說著，指乾手面，遞過桌傍，接那書來翻過一頁，掩住題目，單露出兩句詩給天然看。詩曰：

誰歟是主何須問，我以為君不可無。天然道：「空空洞洞，陸裏有啥題目嘍？」癡鴛笑而放手。天然見題目是「修竹」，恍然大悟道：「懂哉，懂哉！果然做得好！」

癡鴛復以一條相示。詩曰：

借問當年誰得似？可憐如此更何堪！

天然蹙額沉吟道：「上頭一句像飛燕，下頭一句勿對哉。」細細的想了一會，終想不到是「殘柳」的題目。及至看了，卻即拍案叫絕道：「好極哉！」

再看詩曰：

淡泊從來知者鮮，指揮其下慎無遺。

癡鴛道：「該個是『諸葛菜』，借用個典故陸裏猜得著？」天然道：「因難見巧，好在不脫不粘。」此後還有兩條，已經癡鴛塗抹，看不清楚。

天然翻下去，都是選的酒令，五花八門，各體咸備。大略覽畢，問道：「昨日個酒令阿要選嘍？」癡鴛道：「我想過歇哉，『粟』字之外，再有『羊』字、『湯』字好說，連『雞』『魚』『酒』『肉』，通共七個字。」天然道：「『粟』、『羊』、『湯』三個字，《四書》浪阿全嘍？」癡鴛道：「《四書》浪句子，我也想好來裏。」遂念道：

粟：食粟。雖有粟。所食之粟。則農有餘粟。其後凜人繼粟。冉子為其母請粟。孟子曰，許子必種粟。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。

羊：五羊。猶犬羊。其父攘羊。見牛未見羊。何可廢也，以羊。而曾子不忍食羊。伐冰之家不畜牛羊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

湯：於湯。五就湯。伊尹相湯。冬日則飲湯。由堯、舜至於湯。伊尹以割烹要湯。囂囂然曰，吾何以湯。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。

天然聽了，笑道：「耐阿是昨日夜頭困勿著，一徑來浪想？」癡鴛道：「我是無啥困勿著，耐末常恐來勿及困。」

說話時，趙二寶新妝既罷，聞得天然聲音，根尋而至。癡鴛眼光直上直下，祇看二寶，且笑道：「難末今夜頭要困勿著哉！」二寶不解癡鴛所說云何，然亦知其為己而發，別轉頭咕嚕道：「隨便耐去說啥末哉。」癡鴛慌自分辯，二寶那裏相信？天然呵呵一笑。

可巧管家來請午餐，三人乃起身隨管家下樓。這午餐擺在大觀樓下前進中堂。平開三桌，下首一桌早為幾個親戚佔坐。齊韻叟、蘇冠香等得史天然、尹癡鴛、趙二寶到來，讓於當中一桌坐下。隨見姚文君身穿官紗短衫褲，腰懸一壺箭。背負一張弓，打頭前行。後面跟著華鐵眉、孫素蘭、葛仲英、吳雪香、陶雲甫、覃麗娟及朱藹人、林素芬、林翠芬、高亞白十人，從花叢中迤邐登堂。姚文君卸去弓箭，就和眾人坐了上首一桌。惟林翠芬仍過這邊，坐在尹癡鴛肩下。

酒過三巡，食供兩套，齊韻叟擬請行令。高亞白道：「昨日個酒令勿曾完結嘍。」史天然道：「有哉。」歷述尹癡鴛所說「粟」、「羊」、「湯」三字，並《四書》疊塔句子。齊韻叟道：「難道八個字拼勿滿？」尹癡鴛道：「倘然喫大菜末，說個『牛』字也無啥。」高亞白道：「湯王犯仔啥個罪孽，放來浪多花眾生裏向？」華鐵眉笑道：「亞白先生一祇嘴實在尖極，比仔文君個箭射得準。」尹癡鴛鼓掌道：「妙啊，故末可稱『一箭貫雙離』！」史天然接嘴道：「雞、魚、牛、羊多花眾生，纔有來浪，倪再說個『離』字阿好？」

席間初時不懂，既而一想，忍不住哄堂大笑，皆道：「今朝為啥大家拿俚哋兩家頭尋開心？」齊韻叟鬚髯道：「此所謂『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』耳。」高亞白點頭道：「倒罵得不俗。大家索性多罵兩聲，可以下酒。」便取酒壺自斟一大觥，給姚文君道：「耐也是個離，喫一杯賞罵酒。」席間重復笑起。史天然、華鐵眉並道：「倪大家奉陪一杯，算是受罰末哉。」管家見說，逐位斟上大觥。

尹癡鴛慢慢喫著，問趙二寶道：「張秀英酒量阿好？」二寶道：「耐去做仔俚末，就曉得哉嘍，問啥嘍！」陶雲甫道：「秀英酒量同耐差勿多，阿要去試試看？」高亞白道：「癡鴛心心念念來裏張秀英身浪，晚歇定歸去。」尹癡鴛本自合意，不置一詞，草草陪著行過兩個容易酒令，然後終席。

消停一會，日薄崦嵫。尹癡鴛約齊在席眾人，特地過訪張秀英，惟齊府幾個親戚辭謝不去。癡鴛擬邀主人齊韻叟，韻叟道：「故歇我勿去。耐倘然對景仔末，請俚一淘園裏來好哉。」癡鴛應諾，當即僱到七把皮篷馬車，分坐七對相好。

林翠芬雖含醋意，尚未盡露，仍與尹癡鴛同車出一笠園，經泥城橋，由黃浦灘兜轉四馬路，停於西公和裏。陶雲甫、覃麗娟搶先下車，導引眾人進弄至家，擁到樓上張秀英房間。秀英猝不及防，手忙腳亂。高亞白叫住道：「耐勤瞎應酬，快點喊個臺面下去，倪喫仔點末，轉去哉。」張秀英唯唯，立刻傳命外場，一面叫菜，一面擺席。朱藹人乘間隨陶雲甫往往覃麗娟房間，吸煙過癮。林翠芬不耐煩，拉了阿姐林素芬，相將走避。

趙二寶靜坐無聊，徑去開了衣櫥，尋出一件東西，手招史天然前來觀看，乃是幾本春宮冊頁。天然接來，授與尹癡鴛。癡鴛略一過目，隨放桌上，道：「畫得勿好。」華鐵眉抽取其中稀破的一本展視，雖丹青黯淡，而神采飛揚，讚道：「蠻好嘍！」葛仲英在傍，也說：「無啥。」但惜其殘缺不全，僅存七幅，又無圖章款識，不知何人所繪。高亞白因為之搜討一遍，始末兩幅：若迎若送；中五幅，一男三女，面目差同。沉吟道：「大約是畫個小說故事。」史天然笑說：「勿差。」隨指一女道：「耐看，有點像文君。」大家一笑丟開。外場絞上手巾，尹癡鴛請出客堂，入席就坐。

第四十回終。